



淮南鴻烈解

精神
太極
術
卷

013
3051
4



18
3051
4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
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
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
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
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
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岐
也音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
實

不為太止之
道故曰衰世
末造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正見禮義興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

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三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

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提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絢錫羅統弱絢細布也必有管屨跣此跣偶也跣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鶉也水蠆為螻青蚱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麇麇音非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羗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且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聖人見微之
者仁義禮義
正形聖人必
知其弊

尊尊親親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
仁者弱也而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
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
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
糟丘生乎象楮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炮烙生乎
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子路橙蒸
溺而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
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

多臂總發上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
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
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爲以惑世仇行
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
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
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
英帝顓頊樂項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
木尋枝援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
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

佳月鳥川解 齊谷川上 三

各取其既適宜而已治道亦然

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齒篋不可以持屋簷簷小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琴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金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再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黑蜮神蛇也於神淵蓋能興雲雨蜮音辰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相反可以為用

夫玉璞不獸厚角矯不獸薄角矯刀劍羽漆不獸黑粉不獸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楮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楮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工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上文說此總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也

淮南子卷之二 齊俗訓

亂之與治相
反為是

無以所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
若播棊丸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
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籥也忽然感之各以
清濁應矣夫援犴得茂木狽狽也而穴狙狙相狽得埽
防弗去而緣狽狽也埽埽也物莫避其所利而
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
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
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
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
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

此見起處遠
德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於
於止化

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
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
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入治入
者不以入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
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也堞塹也羗
氏羗東戎氏南夷及羗其長
也雖重象狄駉象狄駉譯也象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
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入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故仁義行而
道德遷禮義
飾而浮橫散
有以也

唯聖人不失
其性

性未嘗不在
願人之所見
何如耳

見性之不可
失故聖人以
性率人

亦夫性也

竹之性浮殘以為膠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
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
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練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
之性無邪又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
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石滅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
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
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
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
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

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
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
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
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乎意清精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堊壘印也堊泥也正與之正
印正而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
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
耳自其亂必甚矣夫耳自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
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性可為以解

齊魯州十一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夫戴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
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
於哀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
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
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
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
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
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
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擯於中

亦各適其宜
各致其治而已

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
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胃
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
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
子事親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飲血也所由
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飲血相與
為二苗鬻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鬻其

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髮以帝顓

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

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踣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

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

踐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給笏佩

玉也長三尺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園也然而勝夫

有禮義與無
禮義者何異

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一諸侯皆率九

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也箕倨反言

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搏袍裾衣

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太布之衣太布粗布

也特賊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

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

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

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

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

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

不濫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古之禮樂簡易如是異於今遠矣

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五緘謂三年暮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蕘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蕭揚于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

此不若古之札樂處

此正後世之札義

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王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蕘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疑山不煩市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井之所廢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

與子故伐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

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祀中霤葬

成啟田啟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

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

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翬衣其樂夏籥九

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

服尚青木德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土也祀門

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

尚白金德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

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廢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

此列聖因時
順俗適宜
體處

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尚赤火德也禮樂相詭服制

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

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

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

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

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

句䟽短之難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

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

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前所謂自見
此後與之

禮樂之不若
道德此而明
明說出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
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
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
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夫聖
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
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僕
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
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
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
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

樸

聖人因時勢
而為禮義又
言

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禘祫禘純服
祫墨衣
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
土草薊出也而已夫有執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
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于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
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
而行尸文王之
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
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
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于戚
而笑鑿挿鑿挿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淮南鴻烈解

卷之四十一

禮義不過帝
王之法籍相
迹豈可擬哉
反覆辯論不
出此意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
樂名一絃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
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也射百發
遠近不可皆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
以儀也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
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
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
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
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
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

不務道德而
襲其文章制
度何以異

輕

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
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
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
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
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
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
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赤誦子
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
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太聖之心以鏡
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
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

卷之八
齊魯川
十一

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
 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
 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
 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
 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服八石得求仙造父以御馬羿
 以之射雉以之斲斲僂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
 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

彼皆有道存
 况天下乎

溉田其受水鈞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
 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榷
 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
 斷撥椽披解也撥析理也椽椽順也椽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
 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
 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
 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
 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
 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凡厥銷削鋸陳非良工

帝王之治不
 同而得其道
 則一因革不
 計也

淮南子卷之四

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也鑪橐埴皆治具也坊土形也非巧治

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丸牛而刀以剝毛屠

吐齊之大屠剝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剝也剝齊屠

伯也新剖始製也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

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

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

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

鑿運開陰閉眩錯連鑿鑿發也運開相通也陰入

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

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故意相物寫

道德非粗述亦仇此類

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

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

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

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

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

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

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

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

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定者非求道理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非

一本作忤

淮南子卷之四

齊魯各州

天下或有是
禮義而非道
德者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
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
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
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非
非宇宙也今吾欲撰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
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也為刻削者曰
致其馘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
而撞之跌在宮壁跌在至平公左右欲塗之欲塗
師曠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

安

人見與自見
不侑

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
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
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賓出密子
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撓慢也談
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
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
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
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
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蓋禿而血流
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

所貴乎處

不能自見而
類也

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坡上視
牛如羊視羊如家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真於
杯則隨面形不交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關
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
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无之
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
挽者敗之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
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
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
所居聆聆聆上意
辨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
僻也然忽不得復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視言之見風也風者候

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
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更之間定矣故聖

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
有為為免上

世難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礼易行也

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别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

言巧商與商言教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

苦事商無折貨各一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與

士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鏹長脛以跖鏹者
使入深鏹音雙強脊者

使之負土春強者
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
因令偃者使之

又與言各適
其真之意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三

塗倨人塗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

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

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

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

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

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

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剖剛無迹人巧之妙也而

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襄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

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析詭異之言以不可以

白馬不得合為一物離而為二也

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

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為

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

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

擊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

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何

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

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馱馱飛兔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驥馱良馬飛兔其子馱待西施

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

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常事人不務

以作5

道術之可公行乎度量之可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之實若日月室宅之居

聖人尺道於已而聽之於時

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獸窮則羶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受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展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兗誅躬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獸窮則羶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摺笏杖受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展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兗誅躬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此即上文論
得聖之意

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
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
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
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
入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
人謂士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
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
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駟馱馱馱馱北羣
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處世然也是故立
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

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壯吾以
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
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
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
而樂離世仇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
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
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非不知樂家室
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
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
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

淮南鴻烈解

齊俗訓 十一

九

莊子齊物論

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止之

會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

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

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莊子見之弃其餘

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胡飲水數斗而

不足鯁胡汗鱣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鱣鮪名智伯

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林類築啓期衣

若藹衰而意不廉林類築啓期皆由此觀之則趣

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

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

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

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

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

樂其所安致其所躡謂之成人躡至故以道論者

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

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

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其真者爭難得以為寶

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佞辯又積而不訣無

聖人治天下
不履有狗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為治下之
民俗又復言

淮南子齊俗訓十

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
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
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
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
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
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
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
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
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 淳厚也析天下之樸

亂世者如此

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
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
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濫
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濫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
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
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
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
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旌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
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吟菽飲
水以充腸以支暑執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

惟為以并 齊公州 三

不掩形而煬竈口也煬灸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

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

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

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

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

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

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

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

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

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

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於治

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後

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

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憂之又况親戚

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忘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

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

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

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

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

子利不足也生子殺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

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

淮南子卷之四

齊俗列

三

淮南鴻烈解
亂則君子為姦而法與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

元氣之清者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無為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味始也鄉者吾

此篇大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歸乎外而求之內不為勝人而能反包以淵嘿為道而天下服之為應

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以前是二句後歷本其事証以老言至終篇皆不出剛柔強弱晦明等意

微

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菑澠水名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

淮南子卷之八 道德訓上卷

二

此是一証全
要收斂深藏
之意

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
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
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
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
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
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此見法術不
必用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
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
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淮南子卷之五
卷之三

即和光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人

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乃發太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
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于趙大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襄子能柔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能忍耻也

道不可以外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䟽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憇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雙夷雙夷熟視
貌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持盈故能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
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
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今趙氏之
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王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引杓

也古者縣門下從王杓引之者雉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
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
孟見宋康王蹀足聲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
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淮南鴻烈解

道憲則止

五

國難所不用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
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主得無
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宋主曰此寡人所
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
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主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主無以應惠孟出宋主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已無為而無
乎不為道也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
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大
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荒後鼠前足短荒後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頰走則顛常為蚩蚩頰顛取甘草以與之蚩蚩
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麀有患害蚩蚩驅驢必負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主術嗣君應

淮南子

道憲則

此用人之道
有國家者所
當也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
盛燭，炬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
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
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
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
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
意所以用之

權

谷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
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
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
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
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
有周地因以為天下號大王亶父可謂
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淮南子卷之八
道惠則

淮南子卷之八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

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

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則勝之向者詹子曰不能自勝之字
謂重之向有重傷之字

自太王至此皆及道于身意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

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

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

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淮南子卷之八

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自大王至

誠然

曰他有說臣誠以臣之斷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耳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睚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書亦粗也

庶幾知自保之道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徐馮周之隱者也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向立於殿下䟽徒跌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莊王鳥獸解 道惠川二卷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

方皇水名也左江而在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祖而捕魚設簿以規之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

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二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作枉直則屈作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于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谷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之

制以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

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也治而後攻之中牟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明說也

此段議論大都斷輪者相

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
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
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
作入乍出也若亡髮鬚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疾也
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
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於道也亦然故短之難行
之益難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
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
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
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
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
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

淮南子解

道德訓上卷

十二

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
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
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
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
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
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
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
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
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泣襟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
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王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子

吳起之禍宋
景之禍也
可知矣應可知
矣

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
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

果

即前取人不
實意

君人之言三故有二賞星必二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東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眩人之處
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即前能處勝
持之意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

金進愈深

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賜文公温相連者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一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

唯其誰下故
能自保

道以久而後
用

孫叔敖曰大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也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也也鈎鈎鈎也也太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

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也行于玄玉百工玄玉為大貝百朋五貝為玄豹黃熊青犴犴胡地野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淮南鴻烈解

道應訓十卷

共

文王能保身
于無道之時
在聖人自無
死地非老氏
之說也

因費仲而通費仲紂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生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于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
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入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
沙霸天下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
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
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齋齊備卒一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佳百鳥小序
道惠列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郟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白又復往取其簞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二千里
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
乏絕也人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宿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
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
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

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

秦穆始不知道終而能悔悟故見稱于書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
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
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
臨以說於眾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
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
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
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

道不可使人

淮南子

道無別

十九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太陰地名也入

乎玄闕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蛤為龜殼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昔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齋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至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與也言我所游不可為

窳與室中也若我南游乎罔食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屬此其外猶

有汰汰沃四海子夫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吾猶未能之在吾向未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

所見不肖而道因之得失

桎_得治_{楚人謂恨不}悖_{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_{黃鵠與蟻蟲也}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_{入寸}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_{朝菌朝生暮}

水_{上狀似蚕蛾一名}蟪蛄不知春秋_{蟪蛄}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冢父三年_{季子子}而巫

馬期_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_{古者魚不}

也_{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所尚亦有不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_{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_{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_{扶桑日所出之木受}

之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

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

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罔兩光耀之說本莊子南又引以証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也

淮南子解

道應州十五

三

道者在形影之外故知之貴其外而入其內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倒杖策策馬挫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鏃倒杖策故鏃貫願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也

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門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淮南子卷之八

周秦之修短
其仲有遠近
大小欤

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謔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術明白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尚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二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

此亦寓言也
求道者亦若
此類有不得
者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未為之王也
飲非謂柁船者曰柁權也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衛
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
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衛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
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
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
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掩而不通
莫能知道

申轅也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太人之行不掩以
繩不掩猶不整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
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澧
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翺翔則不可也澧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
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明察炫于外
道不實憂
子得之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 韓魏趙
范中行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上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上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上曰昔吾
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
星守房心則地動
也太上曰然晏子出太上走往見公公曰臣非能動

忠孝之名亦
不待已而有
乏道則無事
于此而相忘
其忠孝耳

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上之死往見太上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
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而不刺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
其難故文侯思以
為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曰請浮君浮猶
以酒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
相其君而君見殺文侯受觴而飲釃不獻釃蓋曰
亦何如不足實也也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淮南子卷之六
道原訓
三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

之宥危宥在左右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

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

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

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

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

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

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

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

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待之則塞民於兌兌耳自

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茂而載

之木替被髮也水鷺鳥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

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

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敏祭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帝王之道恐不如此

淮南子卷之九

道原論十二卷

二十五

葬父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二故曰汜論

古者有整謀而綵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乎許多制度

飾

而記皆無餘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天折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褰衣謂方輿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

此後世之尚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褰

衣也夏委貌章甫冠名

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

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冬白則不勝霜雪露露夏

日則不勝暑熱盛虫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穩也

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制衣裳

黃帝

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也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廬而耨

剡利也耨重屬屬

耨耨除也木鉤而樵抱甌而汲

鉤鑣也樵薪蒸甌武

苗穢也

幽州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曰瓦

桔臯而汲

椽推三輔謂之

民逸而利多焉古者木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窾

窾木方版

以為舟航

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已後皆極論此意

古者民澤處復穴

處居也復

日則不勝暑熱盛虫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棟屋穩也

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制衣裳

黃帝

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

也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廬而耨

剡利也耨重屬屬

耨耨除也木鉤而樵抱甌而汲

鉤鑣也樵薪蒸甌武

苗穢也

幽州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曰瓦

桔臯而汲

椽推三輔謂之

民逸而利多焉古者木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窾

窾木方版

以為舟航

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乃為鞣

鞣而超千里肩負僮航之勤也

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佳句鳥引并

已論川十三

二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姓不

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作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分時俱生於子男從

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

亦立於巳合未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

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

國嗣也故不從制闕下小

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

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

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

夏后氏聖即周夏后氏

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

殷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制周人牆置妻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

今要躬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故牆設妻狀如

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閭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

此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沿襲之意

聖

此其論之
太指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矩彙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獲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
之女母禮為總麻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太
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阜陶之後
饗廢夫人之禮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太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
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先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
能作禮樂不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不襲禮常而
變通之此所
謂道也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得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專獨制事無由已後請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此以聖人
 身而三變况
 於治天下時
 移勢改其可
 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无定用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此請
 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
 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
 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
 寵寵行其所好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
 非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磬
 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

淮南子

紀論川

五

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无不合道矣

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

古今之不同

人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

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也

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

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其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

可也唯仁義不可言人不能考其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

敗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

順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麗氣堅緻也商樸不為

詐也女重貞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

無鋪銜際策綴而御駟馬也鋪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

也綴揣頭箴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

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

也王誅故夏后氏不負言言而般人誓誓亦不違

日無刑言而般人誓誓亦不違

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

後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

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

弓劍而已矣槽槽柔木末也柔無擊脩戟無刺擊無鐵刃也

刺鋒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隆高也衝所

突壞之渠漸也一日渠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弩通

用名機以牛挽之以升者左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右為機以牛挽之以升者左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一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

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于威而服

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于威而然然而征伐者不能

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

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

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

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太人作而弟子循循

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

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

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

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

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

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在古聖人尚不能

暴

因時變而推後非識道不能

撥之不能適治

淮南子卷之八 人論訓第十三

天道乎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於主也今夫圖上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
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
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條

陰陽恩威刑
害皆不可執

而不橫短而不窮卑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
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
後也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唐害也喜害
入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將相攝威擅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難殺簡
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太公姓呂簡公其後
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
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

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制制
病也狗之驚以殺子陽

此批於柔者

此執於顯者皆致和而不

務一作勞

此又見劉宗並用尚有室於中而得其道非徒術外矯拂而為之也

中無主者亦然

此中有主者

互相非異孰能適從誰得其處耳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一三

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不知道者，見柔儒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儒。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無謳。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一日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他資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呂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春秋之後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父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肖貌，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他資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潘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呂借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春秋之後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父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肖貌，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

淮南子卷之解

言言一三

九

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舟穴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舟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踵固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方

南方凡此入者皆九州之外入寅之北者也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

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

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訟一

小鞀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粟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

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

佳西鳥小解 巳論川上生

此又非禹之時矣

如今之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壟西之縣漢陽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之縣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伏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道廣昌東五郡廣昌東五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太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乎人爲萬人所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代一生

又一變矣

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言王受命之業武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楛戚斧也春秋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又一變矣此于本朝之事爲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一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
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向則可以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
見四方也
 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

唯在得道不
 在大小

聖人之先見
 如此非常人
 之見也

若據常人之
 見與亡何有
 而能之

胡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
胡見也
 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公終古先奔於商二年
 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公向藝先歸文王暮
 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
 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
王紂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甲子克之
 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滑王以太齊亡為淖齒田單以卽墨有

淮南子卷之...

已命...

二

至此盡露
意存上亦不
可執大小而
論

反復辯論
上意耳

存亡在道之
得失發越
矣

周公唯求之
於道不恃其
險

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故國
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
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故亂
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
作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二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
雖微湯武孰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
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佳有鳥烈拜 已論訓十三 十三

此言

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

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吝相濟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

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不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二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

信為過而誕
為功道何可
泥也唯尚於
事而已下亦
此意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犒牛羊曰犒賓

者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

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

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庭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小楚大夫篡晉救恭王哀讀維微讀救恭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也黃衰微舉足楚促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

謂舉足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佳南鳥心評

已論川

古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
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
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
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
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升
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
日拯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母乎
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
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洽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
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
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
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
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
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
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
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
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適醉以擒其

佳句馬可解
已論則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荊亂之世脩德行仁太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於吳王夫

之賜其屬鏹以死屬鏹利劍也此皆達於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其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塞在大能大也小尺日

塞急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

也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諸人有所知
有所不知故
故禍亂聖人
无所不知故
有所不知故
有治而無
敗亂

又及言執滯
之不可

淮南子

已論

卷

七

五

又歸結至人之道如此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機乘加也攘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與體也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

傍

見其大不備其小

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日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上本非丘壘之處有易之猶多以水激輿波高下

桂百鳥以解

已論則十三

七

曹子魯侯
猶其少而
能其功者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薜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尺造桓公之肯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也遂成不可謂之田也智道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二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總出前意

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太畧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鱣鮪鱣鮪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而蜂房不容鵠卵也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太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太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太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淮南鴻烈解

已論則十三行

七

亦即前意

見小節之系
足取

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驕也一曰駟市僧也孟
 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行自獨卑藏
 於衆好掩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
 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疏長蹠足自
 距大也

反覆不過上
意

舌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替叟降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

淮南鴻烈解

論訓十三

九

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取鑿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以干湯卒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為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淪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解于累繼之中興于牛額

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若人能知之若此所謂不可執也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被弗之以燿灑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後除不祥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

狠者自用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
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似於仁非真仁也
慧者類勇而非勇。慧者不知畏危難使人之相去
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苦藥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工感劍之似
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砮砮猗頓魯
其情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申於劍而利

聖人之知人
如是

鈍識矣。薛齊邑燭庸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故聖人
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
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
天下典之洗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
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此言知人之
法

又曰謂有知
人之道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以
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
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趙襄子圍
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
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
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
孟談替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
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
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
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
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圉
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
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
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
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駮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
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
秦納已之賂秦興兵伐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
扣穆公之駮獲之梁由靡晉大夫也食馬肉者三

維南鳥

已論

三

不作德
宜重字

上叙幾人又
結此聖人之
用大正如此
亦以小而制
天也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束為一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笄鑄金而為刃刃五月也刀以伐劍矛戟矢也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此天轉論人
之善不在感
於利害廣譽
博論未復歸
於聖人之道
治天下然使
天下為善而
不為惡有道
存焉

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身無欲信仁而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戾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幣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法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上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

嗜慾不感于

過一作遇

淮南子

卷之三

三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
溜水足以溢壺榼涓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
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
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伐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起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

和欲爲人
性亦若此

常人之見每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於
天下

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
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雛鷺也毛者爲駒犢
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蠶也人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火也血爲燐燐也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晷露百白則爲山出鳴鳴也陽陽也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
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也木生異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罔象罔象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罔象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淮南子卷之四

已論訓七了

三五

一無看字

稱宜作襪也後做之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太高者而殯為上牲木高祖也一曰上黃葬死人者喪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輒其肘也枕戶構蘭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殯為上牲者非殯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殯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喪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

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喪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喪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輒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孟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也累恐也枕戶構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角者也離者必病也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

恐可官

世聖人教入之意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
 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
 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
 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
 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履水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

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

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

神農以火德王天下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木之功

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

入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窳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

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常人不明利
害之反復亦
甚矣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世而反
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就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
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竟免為走而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逐

逾

前及復廣聲
又總歸結洽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事種種說
出

人以天道至
利而萬物仰
帝王得之則
與同矣亦結
前意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豚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大廟懸冠解劍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鵲
蟲鵲巢皆嚮天上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